读史札记

新见马戛尔尼使团档案及相关问题考析

施　晔

众所周知，在中英外交史上影响深远的马戛尔尼使华事件已为很多学者关注及研究，对于使团呈献给乾隆帝的英王乔治三世国书中译本也多有讨论。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无法解答，如引发乾隆帝极大不满的使团自译中文礼品清单现存何处？又如英王乔治三世国书除军机处档案中的《译出英吉利国表文》① 及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中译本外，② 是否还有其他版本？另如使团在得知所请各项皆被皇帝驳回后，是否又在出京南下途中再次提出过其他诉求？

笔者于2019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发现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所捐乾嘉年间中文外交文书抄本两册，封面左上侧有手书英文标题“乔治·斯当东爵士抄中文信函及文书”（Sir George Staunton Chinese Letters and Documents），下方为捐赠时间1830年。每册39页，半页10行，每行字数不等，内容包括外交文书凡五十五通，其中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文件共十通，其余为嘉庆朝文件。新见使团中文文书为第一册第一、二、六、七通及第二册第一通，分别为英王致乾隆帝国书及礼品清单中译本各一份，马戛尔尼进呈乾隆帝谢恩函三通，皆委托和珅代呈，这五种文书均未见于《掌故丛编》之“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及《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下文简称《史料汇编》）。

一、新见马戛尔尼使团自译国书及礼单述略

马戛尔尼使团呈送乾隆帝的英王国书及礼单皆有自译中文版本。国书应于使团出访前业已译妥，③ 呈献乾隆帝的国书共有英、中、拉丁文三个版本，副使斯当东称原文及译稿均装在黄金

[收稿日期] 2022-02-07
[作者简介] 施晔（1965—　），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234；shiye@shn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东印度公司与启蒙时期欧洲的中国风研究”(17BZW133、202008310063)阶段性成果。

①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第720-72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62-164页。

② 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52页。

③ 戴廷杰认为国书是由汉语水平较高的安神甫（也即随使团船只回国的严宽仁神父）翻译，参见戴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131页。而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第9页）则认为国书中译者是使团翻译柯宗孝和李自标及意大利籍汉学家蒙突奇。

盒中，由正使马戛尔尼于八月十三日（1793 年 9 月 17 日）乾隆帝八十三岁寿辰当天面呈，当时“正使经由礼部尚书引导，双手恭捧装有英王国书的镶宝金盒于头顶，至宝座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简单致辞，呈金盒于皇帝手中。皇帝接过，并不启阅，随手置于一旁”。[①] 后“惟英皇之国书原本未知庋藏宫内何处”。[②] 目前学界所知的版本有二：一为《掌故丛编》及《史料汇编》之《译出英吉利国表文》（下文简称“军机处版”），秦国经认为国书是由军机处安排钦天监监副索德超从拉丁文版转译后于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793 年 9 月 23 日）进呈皇帝的；[③] 二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简称“外交部版”）。[④] 笔者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所见斯当东所藏英王国书（下文简称“斯当东版”）是一新版本（见图 1），与军机处版在语气、格式及文字表述上有显著差别，具体如下。

第一，国书与贡表之别。斯当东版通篇遣词用语虽较谦恭，却是一篇处处彰显独立国家间平等外交关系的国书，如“极愿合万岁相亲，似乎同昆一般”，“眷弟热阿而卓王再候”等语将乔治三世与乾隆帝置于可称兄道弟的平等地位，不卑不亢；又如全篇出现“钦差”11 次，用以指称正、副大使，并多用“遥候”“以望”“更望”等平行公文用词表达诉求，唯有一处使用“伏求”二字，但其祈求对象是“至上至善真主”而非乾隆帝，处处体现出英人视使团出访为中英两国首次平等外交的观念。而军机处版则是充溢着畏服恭顺语气的贡表，多次出现“贡使”“进献表贡”等自轻自贱的表述，显然将大清与英国置于宗主及藩属国的地位，充斥着“恭惟”“恩典”“求”“再求”等字样，其语气之恭顺、卑微无以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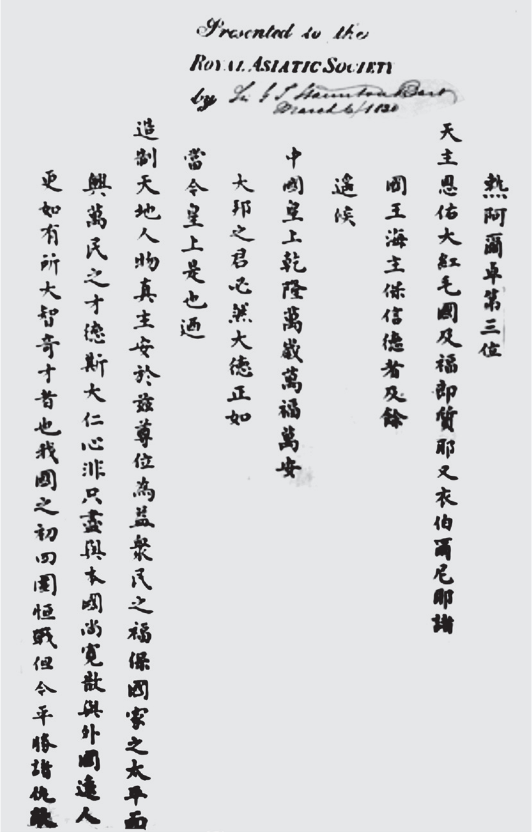
Presented to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by
熱阿爾卓第三位
天主恩佑大紅毛國及福郎質耶又衣伯爾尼耶諸
國王海主保信德者及餘
遙候
中國皇上乾隆萬歲萬福萬安
大邦之君必然大德正如
當今皇上是也迺
造制天地人物真主安於茲尊位為益衆民之福保國家之太平而
興萬民之才德斯大仁心非只盡與本國尚寬散與外國遠人
更如有所大智奇才者也我國之初四圍恆戰但今平勝諧

图 1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斯当东藏英王国书复本

第二，书面语与口语之别。斯当东版国书以浅近文言为主，尽管夹杂一两个错别字或偶有文理不通之处，如将“享”作“亨”，但总体上更接近国书的行文体式及英文原本之内容，且极赞正副使马戛尔尼与斯当东，望乾隆帝“温容待之”，“欣颜视之”；而军机处版则文白相间，多俚俗口语，如“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两下的人都得好处”，“又到俄罗斯国出过差”，[⑤] 不一而足，并且亦如清朝臣僚自称奴才一般，“至所差的人，如大皇帝用他的学问巧思要他办些事，做些精巧技艺，只管委他”云云，[⑥] 似乎马戛尔尼之属只是当差跑腿的仆佣。

---

①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3, London: Pall-mall, 1797, pp.37-38. 本文所引英文文献皆为作者自译。

② 《掌故丛编》，第 611 页。

③ 秦国经：《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历史事实》，《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75 页。

④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中译本见《大红毛国的来信：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附录二，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第 50-52 页。此版国书与斯当东版大同小异，但在行文通畅和表意清晰方面，后者更胜一筹，原因在于此版国书多有誊写错讹之处。

⑤ 《掌故丛编》，第 721-722 页。

⑥ 《掌故丛编》，第 724 页。

第三，强化与淡化礼物之别。斯当东版国书多处提及使团带来的礼物，“巧物”“精物”二词共出现七次，体现出英人对所赠国礼的重视，也折射出西人不忌自炫礼物之习俗；而军机处版却刻意淡化礼物，只用“进献表贡”一语带过，[①] 译者似深谙华人卑辞厚礼的处世哲学。

综上，斯当东版国书体现出平等互利的原则，通篇使用简易文言，语气谦和，不矜不伐，除派遣使团“以定两国常远之交往”外，还着重提出遣使驻华“管理一总事务，以除两国不和之基”及祈望清廷“垂悯爱护”在华英人等诉求；而军机处版表文语气谦卑畏服，用词粗陋俚俗，是一份文辞拙劣的贡表。

对于“递表进贡”的马戛尔尼使团及其“贡品”，乾隆帝尽管声称“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②] 其实内心还是相当期待的，不仅催要贡品清单，[③] 关心其船运、起岸诸事，而且全程追踪其放置、安装、调试事宜。但是，当乾隆帝接到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上呈的贡使自译礼单后，[④] 却于六月三十日连发数道上谕表达不满，“又阅译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特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又阅单内有遣钦差来朝等语，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原不必与之计较，但恐照料委员人等识见卑鄙，不知轻重，亦称该使为钦差，此大不可”。继而责成徵瑞等人“豫为饬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⑤] 由此可见，面对“情殷祝嘏”的马戛尔尼使团，乾隆帝向以天朝上邦自居，礼单导致圣心不惬的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其词”，“居奇自炫”，[⑥] 二是英人来清既是“倾心向化”的进表献贡，[⑦] 便不能自称钦差。但乾隆帝似乎并未或不愿认识到此礼单所彰显出的欲与大清平等邦交的本意，仅以“夷性见小”，“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来解释其中“不符体制”的表达方式。因而，乾隆帝看到的清单中译本一定不是《掌故丛编》收录之《六月三十日梁肯堂奏呈英使原禀贡单》（同《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之《英国王谨进天朝大皇帝贡件清单译稿》，下文简称“缮写本”），[⑧] 而是使团自译清单。梁肯堂、徵瑞曾于六月二十八日奏报曰：“据开贡十多项，其所译贡件俱有说则，字迹又不能完整，未敢照缮清单，特将该贡使自写原单三纸恭呈御览。”[⑨] 奏章提及“自写原单三纸”也即使团自备的英、中、拉丁文清单，乾隆帝正是御览此原单后才龙心不怿，梁肯堂等便根据皇帝谕饬缮抄改窜了此份原单，删却所有“钦差”字样，收敛对礼品的夸耀性语气。因而，《掌故丛编》所谓“原禀贡单”及《史料汇编》所谓“译稿”皆名不符实，因为其仅是按乾隆帝上谕对英人自写原单的缮写与改窜，并非译稿，更非“原禀贡单”。自此以后，这份原单亦如英人自译国书一样不知所终，未见于内阁、宫中、军机处、内务府及外务部任何档案，目前学界所能看到的均是缮写改窜后的《六月三十日梁肯堂奏呈英使原禀贡单》，那么这份自写原单与三十日的缮写本除了“贡差”“贡使”“贡物”等词语外还有何差异？缮写之人作了什么修改？

---

① 《掌故丛编》，第 722 页。

②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66 页。

③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8 页。

④ 参见《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356–357 页。又据马戛尔尼日志记载，7 月 31 日（六月二十四）徵瑞派遣乔人杰、王文雄登上“狮子号”索要礼品清单，马戛尔尼于 8 月 2 日（六月二十六）在“狮子号”上将此自写原单交给徵瑞。Macartney, George,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62, p.71.

⑤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39–40 页。

⑥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20 页。

⑦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65 页。

⑧ 《掌故丛编》，第 651–658 页；《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21–124 页。

⑨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356 页。

斯当东抄自写原单由引言及礼品（共十九件）说则两部分组成，引言如下（见图2）：

> 红毛嘆咭唎国王欲显明他的诚心贵重及尊敬中国大皇帝无穷之仁德，自其远邦遣钦差来朝拜叩，祝万岁金安，犹如特选极贵之王亲为其钦差大臣以办理此务亦然，愿欲寄来奉上以最好至妙之礼物，方可仰望万岁大国明君欢喜收之。盖思及天朝中外一统，富有四海，内地物产蒲被各类宝藏，若献以金银宝石等项，无足为奇，是故红毛国王专心用工，简选数样于本国出名之器具，其能显明大西洋人之格物穷理及其本事，今也何如亦能与天朝有用处并有利益也。王奉献此礼者，虔祈大皇帝勿厌其物轻，惟视其意重是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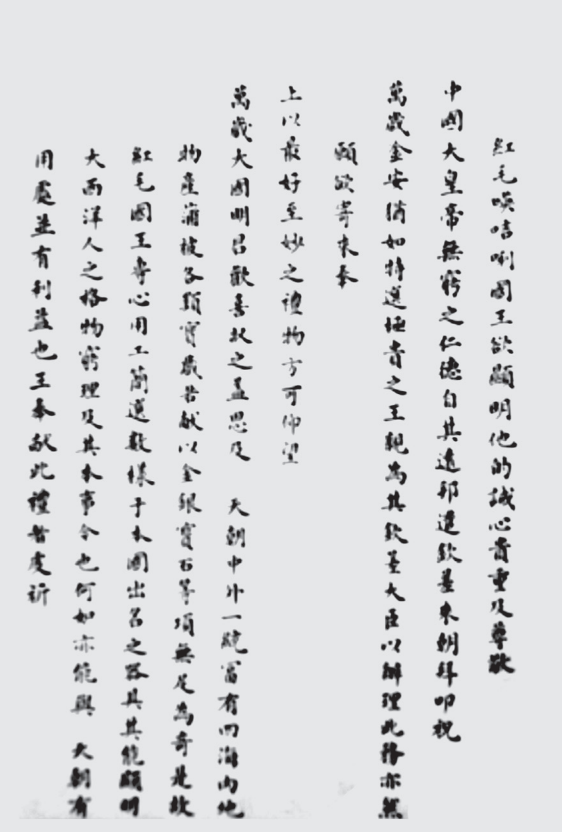
紅毛嘆咭唎國王欲顯明他的誠心貴重及尊敬
中國大皇帝無窮之仁德自其遠邦遣欽差來朝拜叩祝
萬歲金安猶如特選極貴之王親為其欽差大臣以辦理此務亦然
願欲寄來奉
上以最好至妙之禮物方可仰望
萬歲大國明君歡喜收之蓋思及　天朝中外一統富有四海內地
物產蒲被各類寶藏若獻以金銀寶石等項無足為奇是故
紅毛國王專心用工簡選數樣于本國出名之器具其能顯明
大西洋人之格物窮理及其本事今也何如亦能與　天朝有
用處並有利益也王奉獻此禮者虔祈

图 2　英使团自译礼品清单首页

平心而论，此段文字还算通顺，且由使团仅剩的一名翻译李自标在极短时间内译出，实属不易。[①] 仅此段引言就出现两次“钦差”字样，且吹嘘自己的礼物“最好至妙”，“能显明大西洋人之格物穷理及其本事”，确有“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之嫌，[②] 无怪乎乾隆帝阅后圣心不怿。

对照自写原单与中方缮写本，可以发现后者对原单字句作了很多改动，或使语句精简，如改“方可仰望万岁大国明君欢喜收之”为“方可仰冀万岁喜悦鉴收”；或为突出乾隆帝君临天下之威仪，如改“天朝中外一统”为“天朝一统中外”；或为避免“居奇自炫”改“最好至妙之礼物”为“至奇极巧”；或使语气更为谦恭，如改“惟视其意重是幸”为“鉴其意重，是所颙幸”，或删改衍词或错别字，以使表达更准确及书面化，等等。[③]

此外，缮写本对十九件礼物的描述性说明也作了较大改动，除疏通文理字句使语气更恭顺外，对内容有较多增删，如对礼品一“天体仪”（ planetarium ）的描述，自写原单为：

> 壹座大架仔西音布腊尼大利翁，乃天上日月星辰及地球之全图，其上之地球照其分量是小小的，其日月星辰同地球之像自能行动，效法天地之转运，十分相似，依天文地理之规矩，几时该遇着日失月失及星辰之失，俱显现于架上，亦有年月日期之指引及时钟可观。斯大架因聪明天文生年久用心推想而造成，从古迄今尚没有如是，其巧妙甚大，其利益甚多，故于普大西洋为上顶贵器，理当献于大皇帝收用。缘此天地图架甚宽大，洋船不能上载整个，故此拆散分开，庄入十五箱而发之。又令其原匠跟随钦差进京，以复措起安排置好如前，并嘱咐伊等慢慢小心修拾其架，勿因急惶错手损坏之。是故求望大皇帝容于其匠人多费一点时候以便置好，自然无错。

将此段说明与缮写本中相应文字对照，可以发现原单用语粗鄙冗赘，暴露出译者捉襟见肘的汉

① 马戛尔尼使团并未准备礼单，徵瑞委派天津道乔人杰及通州副将王文雄于 7 月 31 日登上即将抵达天津的皇家“狮子号”要求使团提供礼单，距离 8 月 2 日马氏呈送礼单给徵瑞仅有两三天时间。*An Embassy to China*, p.72.

②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25 页。

③ 《掌故丛编》，第 652 页。

语水平及对外交文书用语、体例的生疏；缮写本用语稍有改观，内容基本依照原单，但最后增加了原单所无的“来复来柯督尔”（天文望远镜）的描述及天文生姓名。

总体上，两个版本对这件使团最贵重的礼品“天体仪”的描述皆不甚明晰准确，对其使用方法的说明也空乏含混，故乾隆帝阅后不以为然道：“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蜡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① 可见翻译不力导致使团花费在礼物上的极大心力、财力几乎付诸东流。在其他十八件礼品的说则中，缮本更多的是对原本文字的润色删减，但时有错讹出现，如第十八件礼品，原单说则为：“一只小小的金银船，乃红毛王大战船之表样，虽大小不对，十分相似，在其大战船上有一百大铜炮，犹于小金银船之中可观矣。红毛国王洋海之主者，有大船甚多，原欲选更大之船以送钦差来贵朝，但因黄海水浅，大船难以进口，故发来中等暨小船，以便进口赴京。更因欲显其诚心相爱至意，即将其大船之表样献于大皇帝万岁观明其实意。”而缮写本却是：“大小金银船，乃红毛大战船之式样，虽大小不对，十分相似。大战船上有一百大铜炮，今于小金银船内可以窥见一班。红毛国在西洋中为最大，有大船甚多。”② 原单说则欲以装备“一百大铜炮”及“红毛国王洋海之主”等语彰显英人强大的海上军力，且以“黄海水浅”显示他们对中国海域情况的熟悉，一方面说明英人于出使前作了充分的水文航道调研，另一方面也泄露了马戛尔尼使团此行除以祝嘏为名要求减征关税、租借岛屿、增加贸易港口外，尚有更隐秘的军事动机和政治阴谋。而缮写本悉数删却其中“张大其词”等语句，另将首句改为“大小金银船”，似乎船模有一大一小两只。事实证明缮写本描述有误，礼品中只有一只金银船模。③

综上，《六月三十日梁肯堂奏呈英使原禀贡单》是对使团自写原单的缮写改窜，目的是迎合帝意，改造礼单为贡单。

二、被截留的马戛尔尼两通谢恩函

马戛尔尼曾于热河、圆明园数次欲向和珅面申使团诸项诉求，但每次皆被和珅巧妙回避，如八月十三日热河会晤时，“我不得不佩服那日和中堂阻止我谈及正事的本领，他很巧妙地避开每一个和我展开会谈的机会，竭力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周围景物，侈谈皇家园林及建筑，但是我仍然乘隙提醒他关注我将呈送的禀文，告诉他明日此禀文将备妥”。④ 又如八月二十八日（1793年10月2日）在圆明园再晤和珅时，马氏再次提及此议题，和珅仍“以其一贯的辞令推托，避免谈及那些我忍受着巨大病痛放置于其面前的议题。中堂顾左右而言他，询问起我的健康状况”。⑤ 直至八月二十九日朝廷于紫禁城太和门举行颁给英王敕谕及赏礼仪式时，和珅方才应允即将打道回府的马氏“或可呈一禀文，列出所有诉求，但他讲话的神态似乎让我不要抱太大希望”。⑥ 马氏意识到时不我待，于八月三十日抱病起草禀文《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积极考虑特使诉求》，此份文书包括“开放珠山、宁波、天津口岸”，“等同俄国于北京设立货行”，“给予珠山附近小岛”，“减免粤、澳往来各税”等六项要求，⑦ 于当日呈送和珅转奏乾隆帝。乾隆帝

①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555页。
② 《掌故丛编》，第658页。
③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579页。
④ *An Embassy to China*, p.134.
⑤ *An Embassy to China*, p.148.
⑥ *An Embassy to China*, p.150.
⑦ *An Embassy to China*, p.150.

对此禀帖深为不惬，于九月初一日（1973 年 10 月 5 日）连发数道敕谕斥其“越例干渎”，[①] 其中《为拒绝英国所求各条给英王敕谕》强调“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②] 随即对英使所请各项逐一指驳，语气严厉。使团直至九月初三日起程离京至通州后方才收悉这份敕谕，[③] 可参见九月初七日护送使团南下的饮差松筠上奏《为英贡使称恭读敕谕始知所请各条不合缘由片》。[④] 那么，马戛尔尼在接到乾隆帝敕谕后有否再次提出其他诉求？

的确，从《钦差松筠奏为贡使请准到中国学艺当经驳谕片》（九月二十八日）及《朱批松筠奏贡使恳到中国学艺当经驳斥片》（十月三日）、《寄信松筠等英贡使欲留人在京所驳甚是现留大船著设法令其仍坐原船回》（十月三日）三份档案看，[⑤] 马戛尔尼于途中确曾再提“到中国学艺”“留人在京”等事宜，均被松筠驳回。不仅于此，斯当东所录马戛尔尼写于南下途中的两通谢恩函中又提天津、宁波开港一事，此二函应写于十月六日（1793 年 11 月 9 日），因为使团船队于当日抵达杭州城外，新任两广总督长麟奉旨迎候并将包括御书“福”字在内的乾隆帝赍赏之物捧送至大使座船，[⑥] 故马戛尔尼循礼致谢，皆请和珅代呈，其一暗藏玄机：

> 西洋嘆咭唎国使臣吗嘎哝呢哑为恳祈中堂大人转达叩谢皇恩洪仁厚爱，种种恩宠刻腑难忘。默忖尊容，至慈至善，恋恋不舍。又蒙重惠所遣一位大德侍臣松大人，其人可称德备君子，仁爱非常，护送吾侪，陆路款待，无不体面丰光。且也亦承其重爱，将皇上所允件件言传。从今以后，我国商贾在于广东居住贸易，绝不禁阻，亦勿伤害，并狡扰伊等。然所允者要与国律相宜，若与国律相反者而严禁不许也。况且又沾大来新任总督大人，与前任大人大异焉，其乃秉公无私，所行诸事悉体君心，照顾我等如命。由此观之，则知皇恩浩大，渊深岳重，我等所求之事视之非轻矣，不惟如此，且也所贶之惠最贵之物，然中有胜者，皇上亲手所书福字，而赐赏我等，此乃重爱之号、恩惠之据矣。使臣偕我国王之名谢此天高地厚之恩，而铭刻于五内不忘也。再有一事托付中堂大人代我转达使臣之意，因两国相通，不惟厚交，且也彼此有利益矣，何也？因我国之货物在于北京果然相宜，我等洋船亦能直至天津，盖此货物京城何以价高，因为越省客商所买我等之货运移北京，路途盘缴水脚课税，费多银两方得至京，所以价贵。若我等洋船载此货物而来天津，可减价卖，岂不两全，彼此有利焉？至论茶叶，宁波甚广，其价比广东更贱，使臣与吾国众商所望所愿者特为己国之客贸易便益，不为列国客商所求也。而列国商贾亦未求之，若我为列国而求，岂不额外生端？不惟与天朝无益，且与使臣官职不宜也。夫列国船货甚少，而吾国之船货超越列国六七倍也，然有虑焉，使臣所求毫无垂允，幸从松大人所言，皇王恩典从缓，而求不能速允所欲矣，据此喜报可以解闷宽胸，变苦为饴，亦慰渴慕耳。

此函（见图 3）以谢恩为名，实欲表达三层意义：其一，重申清廷不会禁阻英商在粤居住贸易，且不伤害搅扰他们；其二，褒扬新任两广总督长麟“秉公无私”而暗贬前任福康安及署理总督郭世勋，[⑦] 申诉粤海关官吏贪腐及各种货税陋规。马戛尔尼日志记载九月十七日松筠曾过船开导

① 九月辛卯日，乾隆帝除颁《为拒绝英国所求各条给英王敕谕》外，还有《上谕著沿海督抚严查海疆防范英人潜行占据》《谕军机大臣著沿海各省督抚严查海疆防范夷船擅行贸易及汉奸勾结洋人》等上谕，参见《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5、17、62 页。

②《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6 页。

③ *An Embassy to China*, p.156.

④《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406 页。

⑤《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460、269、269 页。

⑥ *An Embassy to China*, p.176.

⑦ 福康安在任时间为 1789 年 2 月 19 日至 1793 年 9 月 14 日，期间郭世勋署两广总督；长麟在任时间为 1793 年 9 月 14 日至 1796 年 7 月 5 日。长麟曾于 1793 年 11 月 17 日对马戛尔尼提及福康安，大意是革除弊端阻力极大，且福康安现为军机大臣，若将其在粤所办之事有意推翻，其必不干休。*An Embassy to China*, p.181.

说皇上已允整顿粤海关，且新任总督长麟是位能员，会将该省前此各项弊端查明覆奏，酌量兴革。[1] 估计松筠此番劝导发挥作用，故马氏谢恩函中有“新任总督大人与前任大人大异焉，其乃秉公无私，所行诸事悉体君心”云云；其三，亦是最重要的诉求为开放天津、宁波港给英国，因为英国贸易量远超西方列国。由此可知，此函乃《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积极考虑特使诉求》的缩减版，仅去除了索要岛屿等条。由此，使团诸船坚持直航天津而后进京的真实动机更加昭彰：即以祝寿为名探测航道，为将来增设对华通商口岸甚至采取军事行动作准备。前此，英商已屡去厦门、宁波试探互市可能，1759 年通晓华语之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扬帆径往大沽，直欲上京申诉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马戛尔尼使华不过是将洪氏个人之举转变成国家行为，两者之诉求及北上路线几乎一致。第二通函件则极简短，其中“到浙江地面又赏绸缎、荷包并国王许多绸缎、蟒袍、‘福’字”，“如今到杭州”云云，均明示撰写谢函的时间及地点。第三通谢恩函（见图 4）署有“此呈系哆吗嘶哃哢亲手写”字样，内容如下：

> 唊咭唎国使臣吗嘎哧呢大人转奏叩谢大皇帝恩典，我们求再来进献，恐国王不信，今又蒙大皇帝恩典给我们凭据。我们即起身回去奏知，国王必定信服，打发人快来。如能大皇帝六十年大万寿赶到，方合心愿。但佛兰西近来打战，我们的人必从那里走，恐有阻隔。万一来迟也保不定，先来奏明，不是我们的人失信，求大人转奏我们叩谢大皇帝恩典。

此函未署时间，应是使团离粤回英之前，行文方式、语气口吻仍是李自标风格。值得注意的是“红毛”二字在此三函中已消失无踪，概因具函仓促且希望渺茫，故无心再去迎合清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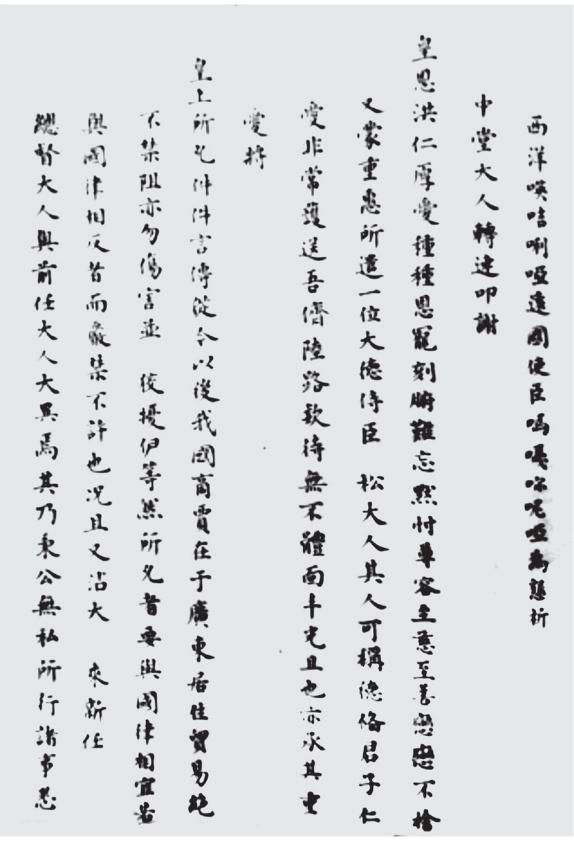
西洋唊咭唎啞遠國使臣嗎嘎咊呢亞為懇祈
中堂大人轉達叩謝
皇恩洪仁厚愛種種恩寵刻腑難忘默忖華家主意至善恩德不捨
又蒙重恩所遣一位大德侍臣　松大人其人可稱德備君子仁
愛非常護送吾儕陸路款待無不體面十足且也亦承其重
愛將
皇上所允件件言傳從今以後我國商賈在于廣東居住貿易絕
不禁阻亦勿傷害並　後援伊等照所允旨要與國律相宜若
與國律相反旨而嚴禁不許也況且又沾大　來新任
總督大人與前任大人大異焉其乃秉公無私所行諸事悉

图 3　马戛尔尼谢恩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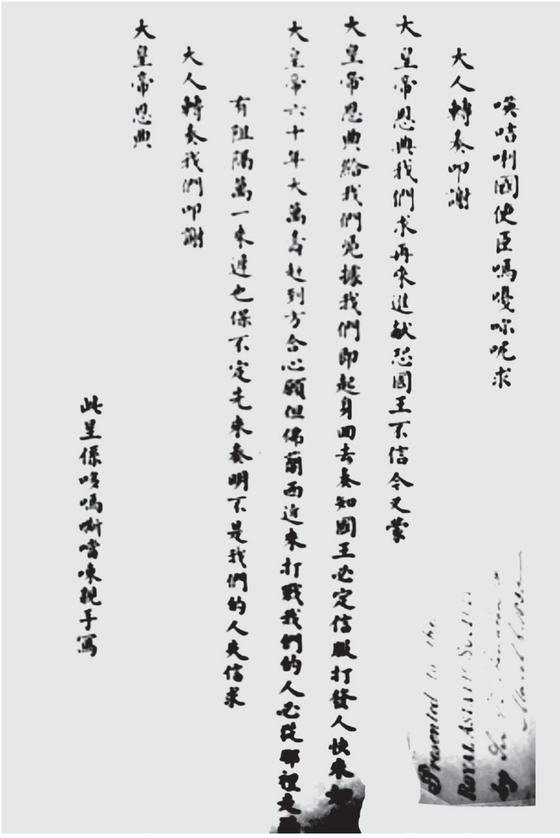
唊咭唎國使臣嗎嘎咊呢求
大人轉奏叩謝
大皇帝恩典我們求再來進獻恐國王不信今又蒙
大皇帝恩典給我們憑據我們即起身回去奏知國王必定信服打發人快來如
大皇帝六十年大萬壽赴到方合心願但佛蘭西近來打戰我們的人必從那裡走
有阻隔萬一來遲也保不定先來奏明不是我們的人失信求
大人轉奏我們叩謝
大皇帝恩典
此呈係哆嗎嘶噹唻親手寫

图 4　马戛尔尼谢恩函 署斯当东手录

① *An Embassy to China*, p.168.

此三通谢恩函均未见清廷档案及乾隆帝上谕，可见松筠或和珅等大臣采取了选择性转述及扣留不报的处置方式。松筠在《钦差松筠等奏报将御书福字等件颁赏使臣及其感激欢喜情形片》（十月七日）、《钦差松筠等奏为英贡使陈递谢恩呈词据情转奏折》（十月十日）中转述奏报了英使感恩戴德之情及另具表贡之请，而对其津甬互市之诉求只字不提。[①] 而和珅一向认为使团索求无厌，“递呈禀有越分妄请施恩之事”，[②] 再加上乾隆帝亦有“伊等如妄有干请，即当词严义正，严加驳斥，不可过事有容，以致启其冒渎无厌也”的饬令，[③] 故和珅直接截留不报。

三、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上述诸种新见档案不仅彰显了清廷视英国为朝贡藩属的态度，而且有助于我们厘清几个之前尚处于含混状态的问题。

第一，马戛尔尼使团呈送乾隆帝的英王国书及礼品清单皆有自译中文版本，国书应于使团出访前业已译妥，但礼单是在抵津前于“狮子号”上仓促译出。因翻译柯孝宗业已离团，故清单及抵杭后的谢恩函译者均为当时另一专职中文翻译李自标，抄写者当为小斯当东。尽管李氏对英人忠心耿耿，并恪尽译员职守，但从其所译各种文书看，其汉语水平确实不高，副使斯当东对此颇有微辞，[④] 马戛尔尼还因李氏不能“以恰当的外交格式”书写公文，曾游说法国传教士罗广祥（Father Nicolas-Joseph Raux）协助中译一份致和珅的禀文。[⑤] 对于小斯当东，马戛尔尼则赞赏有加：“小斯当东在启程之初便跟随两个翻译学习汉语，他进步神速，不仅学会写汉字，而且整洁快速，因而当时他对我极有用，之前他已为我誊写过礼品清单。”[⑥]

第二，乾隆帝御览的使团第一份中文文书为自译礼品清单，[⑦] 其后所阅英王国书则为军机处所备传教士转译稿。乾隆帝看过使团自写原单后就单内“遣钦差来朝”等语连发数谕训斥，责成此后“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⑧] 而使团自译国书中自称“钦差”凡十一次，且多有彰显两国平等地位的表述，表明英国是一个独立强大的兄弟友邦，而非大清之藩属朝贡国。按理说，心高气傲、自认“光宅四海，统御万邦”的乾隆帝御览此国书后一定大为不满，[⑨] 但档案中未见他对国书有何不怿，反而在撰于八月二十日的敕谕中云：“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⑩] 只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由拒绝了英王所请派驻使节一事。因此，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便是乾隆帝所阅国书为军机处《译出暎咭唎国表文》，而非英人自译国书。事实上，中英双方档案均未曾记载乾隆帝在英使上呈国书当日御览了此份文件，斯当东云“皇帝亲手接过，并不启阅，随手置于一旁”，[⑪] 而军机处文献记载“臣等带领暎咭唎国正副使臣，在阶下向上跪捧表章……臣丰绅殷德接捧，由中踏跺直至御前跪递。皇上受表仍交于丰绅殷德，即由地平西踏跺捧下，转交内侍祗领”。[⑫] 由此推断，是军机大臣们吸取了礼

---

①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477、478 页。

② 《掌故丛编》，第 759 页。

③ 《掌故丛编》，第 738–740 页。“八月二十七日廷寄”“八月二十八日廷寄”中均有乾隆帝敕谕地方官密为留心察看英人、勿使煽惑情弊、妄生衅隙的圣旨。

④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2, p.122.

⑤ *An Embassy to China*, p.99.

⑥ *An Embassy to China*, pp.99–100.

⑦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255 页。

⑧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20 页。

⑨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26 页。

⑩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65 页。

⑪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3, p.38.

⑫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47 页。

单的教训，在转手过程中将英人自译国书调换为《译出英吉利国表文》。

第三，核对中英双方档案及日志文献，可以确定《乾隆为拒绝英国所求各条给英王敕谕》撰于九月初一日，而非《史料汇编》所云之八月二十八日。上文已述，马戛尔尼于八月三十日呈送和珅禀文《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积极考虑特使诉求》,[①] 乾隆帝署“五十八年九月辛卯朔”（九月一日）的上谕对此禀文迅速作出回应：“前因嘆咭唎表文内恳求留人在京居住，未准所请……昨又据该使臣等向军机大臣呈禀，欲于直隶天津、浙江宁波等处海口贸易，并恳赏给附近珠山小海岛一处及附近广东省城地方一处，居住夷商，收存货物，种种越例干渎，断不可行。已发给敕谕逐条指驳，饬令使臣迅速回国矣。”[②] 说明乾隆帝于八月三十日收到英使禀文，并于九月一日撰写指驳敕谕，而非《史料汇编》中所署之“八月二十八日”。[③]

第四,九月初三日使团离京南下时，和珅与福康安等大臣送别，“他（和珅）指着桌上覆盖黄绸的两个卷轴道，此为皇帝对于贵使所禀各条的敕谕及赍赏清单”。[④] 马戛尔尼在得知所请各项皆被皇帝驳拒后大失所望，但仍在南下途中再作最后一搏，包括抵达杭州后再呈要求津甬开港的谢恩函，正因为乾隆帝已认定使团“贪狡好利、心怀叵测”，[⑤] 故马氏诸般努力皆付诸东流，三通谢恩函根本未曾送至乾隆帝手中，清廷十月六日后的档案中未有只字提及此三函，马戛尔尼日志所载乾隆帝于五十九年元旦颁发给使团的敕书中亦未曾提及谢恩函及其中所请之事。[⑥]

互通文移是两国邦交的重要手段，但因中英双方对使团性质及两国地位的认知存在着明显偏差，导致了礼仪之争及双方外交辞令的不对等。中方秉承传统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贡制度，认为使团访华是以纳贡表达慕顺之心，英王在乾隆君臣眼中便等同众多边塞夷王酋长；而英方则视中国为与己平等之外邦，建立外交关系能使两国利益均沾，“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⑦] 因而，外交文书转译或缮抄过程中的增删、改写和修饰在所难免，再再折射出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文化差异及国力较量。增删改篡无非为迎合帝意，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乾隆帝对英人政治企图及殖民野心的精准判断。事实上，恰恰是那些未经粉饰、改纂的公文，如英人自译礼单及马戛尔尼所呈《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特使诉求》，方使乾隆帝对使团来访的真正意图有所警惕，在驳回英人所请各项后申饬群臣：“(英王）或因不遂所欲，心怀觖望，恃其险远，借词生事亦未可定。虽该国远隔重洋，历都越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或于澳门地方串通勾结，欲滋事端，不可不预为之防。”[⑧] 吩咐新任两广总督长麟、广东巡抚郭世勋等人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并催令使团于九月初三日起程出京，“毋任迁延”。[⑨] 但乾隆帝的防范仅止于催令使团出境回国，防止英人在粤澳串通勾结、滋生事端，对英人最隐秘的动机尚未予以足够重视，甚至在敕谕中每每以“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该国远隔重洋，历都越国，断不敢妄生衅隙”自我宽解，低估了使团“补祝纳贶”背后的勃勃殖民侵略野心。

---

① *An Embassy to China*, p.150.

②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62–63 页。

③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628 页。

④ *An Embassy to China*, p.155.

⑤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 17–18、62–64 页。

⑥ *An Embassy to China*, p.209.

⑦ 《掌故丛编》，第 614 页。

⑧ 《掌故丛编》，第 750 页。

⑨ 《掌故丛编》，第 747 页。